黑龍江述略

職官

齊齊哈爾城黑龍江省治

將軍一員

按黑龍江省本邊徼部落之區自入版圖以來屯兵鎮守要以講武爲重咸豐同治以前由滿洲內大臣簡爲將軍侍衛出身爲多中俄分江之際內省軍興東三省諸將以功建節往往洊至西北各路將軍黑龍江則不設民官尤非盛京吉林之比歷任將軍通滿漢文藝者不少概

見而籍隸近省親故相連友朋相習堂屬之情誼雖洽上下之紀綱漸頹兼之開墾日興吏治既宜整飭交涉事重邊務尤多繁難類非文武兼資不能勝此鉅任全省轄境廣博視內省三倍五倍不等土產之饒南有糧食北有金砂誠使經理得人野無曠土礦無虛工富可翹足而待至於將士之勇力牲畜之繁息則馬隊驍勇名聞天下在加之訓練而已自古無一成不變之法治邊與治內法又不同今黑龍江省旗部游民習處已久風氣因之日開治邊之法不可徒行蓋不待知者決之

副都統一員

按副都統與將軍同駐一城者奏事則必聯銜此通例也然以職任論之獨本城兵事宜然耳黑龍江將軍所轄副都統凡五而聯銜奏事則惟齊齊哈爾一城卽邊事關於黑龍江城副都統者亦否習近忽遠殊非設官任職之義副都統聯銜而不主稿得失固無關緊然遇有重大機密或偏見阻撓或漏言消息亦貽害而有餘況各城副都統保無應舉應劾之事而以不相統攝之寅僚參預其間似於政體亦未協也

管檔主事一員

按管檔者即京都所謂堂主事也亦謂之印房將軍印鑰啟閉一皆司之爲各司領班例由漢軍八旗揀補三年京察將軍出具考語入奏然無記名之例得補是缺終身以之雖升調無路而他差可以兼領惟視將軍意注否耳檔案日久多毀間有錄入成册者淸文爲主漢文附後往往厚至二寸不過十事入事咸豐以前成案大半莫可考矣額缺一人派往行走者筆帖式而外武員亦多有之其圖記只行各司不准鈐發諸城近二十年

閒民事月繁管檔者必通漢文字義即行走諸員
亦較各司加選
銀庫主事一員　筆帖式二員
按黑龍江省兵餉咸豐以前由戸部照章領解隨
收隨放地租稅課坐支亦少存留雖銀庫設有額
缺無關輕重同治以來各省協餉由
盛京戸部分領遲速多寡期數莫定而民墾大興
地租稅課日以增裕兼之本省練軍之餉齊營練
軍之餉陸續解收均於銀庫支放每歲出入不下
百萬城市遂以繁盛游民亦因之日多而銀庫職

任視昔加重矣東三省制錢最少齊齊哈爾城錢源則在呼蘭無由地租項下提解入庫以資周轉市行交易多以紙票謂之帖子銀價漲落由銀庫戸司於每月朔望之期酌中示定近年大概以京錢三千作銀一兩漲落不過二百爲率然官價市價間有高低人皆習而安之

理刑員外郎一員　主事一員　委主事二員

按黑龍江省刑案不少而講習法律者絕無其人將軍既無專辦刑名之幕刑部亦少覆勘駁議之文檔案所載多可笑者近年外城出一逆案咨詳

已上理刑員外郎故與有逃覆核爲之調處而京
控連及至獲重咎他可概見然理刑額設四缺
朝廷欽卹之義固不以邊腹爲軒輕也聞吉林省
理刑員外郎由刑部揀派三年俸滿仍回原衙門
行走且得升階似爲得之理刑四缺皆由滿洲八
旗揀補京察各例與管檔同
滿漢繙譯筆帖式四員　蒙古繙譯筆帖式四員
按黑龍江省文書向以滿文通行即咨達京部亦
然惟行於蒙古科爾沁杜爾伯特郭爾羅斯諸部
則滿蒙文相附蓋官學設立已久後先傳習又與

蒙古壤地交錯故也近年京部於滿文概不收閱例行滿文亦多發回改行漢文由是各司筆帖式文義頗有可觀而舞文售法諸弊亦由是滋起其呼倫貝爾布特哈墨爾根興安諸城大率仍用滿文黑龍江城兼有熟習俄羅斯國語言文字者俄國照會出黑龍江城轉遞則譯出滿漢文附之惜無人獎勸於上俾知深求敵國情事以備邊機之用然得此始基不難推廣亦幸事也俄文與蒙古相近較英法諸國習之爲易

各司筆帖式十一員　委筆帖式二十員　委官二

十七員

按黑龍江將軍衙門額設司員而外則有戶司兵司工司與管檔理刑號爲五司掌關防者謂之印君餘則幇辦行走例始之年不可考矣印君多八旗協領由將軍副都統會同指派無復年限外城咨白各事由其核斷可否啟陳定奪權勢極重然印君等輩通文者少通漢文者尤少則悉寄耳目於筆帖式筆帖式多從官學肄業資性略慧即超出儕類入司行走額員雖僅十一額外行走如委筆帖式委官皆是也印君赴府白事逐隊相隨將

軍若有論問則回顧諸筆帖式示以意旨初不問於事之曲折議之從違一啟齒焉回司辦稿由印君送府畫諾仍如前狀以故循例而外將軍即欲建樹亦不免孤立寡助之歎也戶司管銀錢度支兵司管將士升黜皆關吏治軍政之大即工司職任稍輕而近年土木興造工程亦多不得其人貽害何所底止前人紀載謂黑龍江官辦文案防檢甚疏而無敢為姦弊者蓋其風之近樸今不然矣文武犯員以發遣來戍向指派一司行走稍資津貼其中頗有工舞文巧售法者仰視印君若父師

平按筆帖式如昆弟凡內省作姦犯科伎倆日浸

月漬莫不深通此其邊防之一大蠹視劫殺黥徒

猶爲過之昔康熙年間命盜重犯減等發遣黑龍

江分別當差爲奴至數千人

聖祖仁皇帝嘗以爲慮將軍薩布素公以有益無

患覆奏至乾隆末年新疆大定將應遣黑龍江人

犯條例改發新疆惜近無人援此以請者

八旗協領八員　佐領四十員　防禦八員　驍騎

校四十員　領催一百六十員

按黑龍江省將軍副都統而下以協領爲尊旣有

專轄旗分或兼掌各司關防則文武職任一身肩之然於兵事夙少諳練練軍之起別立統領管帶營官協領更覺置身事外然統領管帶非親則舊固恃其扶持之力頹然自弛而地方一切民政叢脞尤甚此其弊端在以土著之人爲本籍之官以武備之職任文治之事自非改絃更張以求安內攘外之效則邊要重地直恐無以善後矣例定俸餉協領歲支僅及百金員外郎主事不及百金此文武之最尊者降此而下愈卑愈薄蓋積欠之餘加以折扣其不能潔己奉公實情勢自然之常無

足怪者

盛京吉林兩省定章滿漢各員均有隨缺地租以資辦公郎呼蘭三城亦然仿而行之可以興廉可以資治是則屯墾大政不能不及時講求以立富强之本斷斷無疑義也黑龍江省武途最利由甲兵而領催而驍騎校而防禦而佐領而協領而總管而副都統凡七遷即至二品軍興以來保案日多

記名副都統者指不勝僂然未有底缺仍食甲兵口糧視各司行走實缺人員如在天上權利所在

勢固然已

火器營參領一員　筆帖式一員

按黑龍江省旗營之制協領以下卽爲佐領惟火器營有參領一缺例歸漢軍揀補考康熙二十三年羅刹之役

詔移火器攻雅克薩城羅刹頭目乃降火器營設官蓋自此始今火器競尚西洋凡中國習用鎗礮皆成廢器練軍之興亦頗儲備西洋軍火而士卒用非所習卽手足轉移不能如法所延教習多自盛京派出每多瞻顧而少責成參領一官更屬虛

懸而無補也

水師營總管一員　四品官二員　六品官二員

記注船務筆帖式二員　領催七員　吉林船廠四

品官一員　五品官一員　六品官一員　領催八

員

按黑龍江省水師始於康熙二十一年羅刹據雅

克薩城調烏喇即吉林省寧古塔兵並置造船艦於黑

龍江呼瑪兒等處駐守其時有大船花船槳船名

目皆烏喇寧古塔流人充當水手後遂定為經制

之師然僅有四品五品六品諸階而無官號營制

統歸總管鈐轄當時蓋以運糧爲重也總管爲漢軍額缺有時兼掌各司關防與協領同歲修船隻在吉林省設有船廠官兵分駐船廠者率就以爲家吉林以船廠名土人稱船廠不稱吉林也水手本南省流人往往述其先世或閩或楚云

學官一員

屯官一員　領催四員

倉官一員　記注倉務筆帖式二員

按黑龍江省土著部落向以游獵爲生不嫻耕種康熙二十五年中俄分界議定就黑龍江墨爾根

境設官莊以爲屯兵恆產是爲全省屯政之始嗣後齊齊哈爾呼蘭各境由奉天移戶開屯則在雍正乾隆之際四城之有屯官以此而建倉設官蓋亦因之屯官無衙署就家爲治屯戶一應大小事宜歸其綜理猶民戶之有州縣四年一更由八旗驍騎校筆帖式揀補期滿以主事用願就武者以防禦用倉官亦同

南路站官一員　驛站關防筆帖式二員　各站筆帖式十員　領催十八員

按站官與屯倉官一例皆由驍騎校筆帖式揀補

四年一更惟期滿之後以防禦用不准以主事用將軍文緒公曾奏請變通辦理部駁不行大要黑龍江省與滿漢丁民相親者屯官也倉官也站官也呼蘭綏化二理事官也然皆定其年限斷其升途立法之初自有義意時移勢變固非始議所及而守之弗渝亦恐非窮變通久之道也

茂興路記防禦一員　驍騎校二員　領催六員

按茂興南近松花江岸與吉林省屬伯都訥城相望為黑龍江省第一集鎮驛站建首於此旗民雜處不下千戸別無專司之官光緒九年將軍定安

公奏立一營調派屯站餘丁二百五十名委員管帶以資巡守至將軍文緒公奏駐額兵六十名設路記防禦一員專轄以齊齊哈爾城實缺人員揀調三年一更即營爲署毋庸別建其餘經制事宜均照

盛京路記防禦舊章辦理南起茂興北至多耐五站均爲轄境凡二百四十二里

額外世襲官一千九十二員

告休給俸官四十三員

呼倫貝爾城

副都統一員　筆帖式四員　蒙古繙譯筆帖式二員　委筆帖式十七員　委官十七員

總管五員　副管八員　佐領五十員　防禦八員　驍騎校五十二員　護軍校二員　領催二百八員　隨總管關防筆帖式十員

按呼倫貝爾凡四部落曰索倫曰巴爾虎曰新巴爾虎曰厄魯特各設總管一員轄之而別設掌關防總管一員隨副都統總理其事索倫土著巴爾虎厄魯特則皆自蒙古喀爾喀移駐均以采捕游獵為生西南皆與喀爾喀車臣汗接境交涉文件

輒以滿蒙文字相附而行繙譯之役視各城爲重

布特哈城

副都統銜總管一員　筆帖式十員　委筆帖式八員　委官四十五員

副總管二員　副管十六員　佐領一百二員　驍騎校一百二十員　領催一百九十員

按布特哈全境索倫達呼爾部落所居副總管以下皆頭目以次充補康熙三十年設副都統銜總管一員由八旗協領升補達呼爾在黑龍江省諸部落中號稱貴族有議改副都統與各城並者旋

以協領別無升階水師而外僅有二缺因仍至今

呼蘭城

副都統一員　筆帖式三員　滿漢繙譯筆帖式一員　委筆帖式八員

協領二員　佐領八員　防禦二員　驍騎校八員

領催五十三員

學官一員

屯官一員

倉官一員　記注倉務筆帖式一員

呼蘭廳理事同知一員　學正一員　巡檢一員

分防呼蘭城經歷一員

武營協領一員　佐領四員　驍騎校四員　領催十八員　筆帖式二員

綏化廳理事通判一員　巡檢一員　分防餘慶街經歷一員

武營委協領佐領一員　防禦委佐領四員　領催十八員　筆帖式二員

按呼蘭全境在諸城中最爲腹地初設城守尉時額兵不滿三百不過彈壓屯莊兼緝逃人即水師亦無專設僅一領催帶同水手伺應往來糧運之

船屯倉而外設官最簡然地勢平坦土脈膏腴自雍正十三年後移屯設莊日肆開闢至咸豐同治之際直隸山東游民出關謀食如水走壑稔知呼蘭地利之區競赴屯莊傭工積日既久私相售賣占地益廣聚徒益繁雖欲恪守禁令驅逐出境勢固有所不及於是歷任將軍奏辦民墾計畝納租而改定營制增設民官民學迹類而起文武規制遂較諸城為備且多城守尉之改副都統有由來也諸城無額設司員僅有筆帖式主管文書而設有左右二司以協領佐領副管充之猶將軍衙門

之有戶兵工司遂成通例公事可否悉歸主持權
勢極爲重要呼蘭兼管漢民尤號利藪貪惏恣肆
竟爲諸城左右二司之冠初城守尉某以偪迫積
忿竟至自戕經
欽差特往查辦僅以發遣二員結案嗣設副都統
班秩較崇而異地初任吏治未嫻仍不能不寄耳
目於左右二司或操守不慎略受脂潤旋至挾持
欲求顧惜名位而不可得呼蘭綏化二廳之初設
也奏明一切官事毋庸副都統節制然屯租仍歸
省催兼任考成利勢所在何收逆顏相抗纓歷等

員尤不啻土苴視之矣邊荒要區兵燹爲重財富尤重以呼蘭全境論之旗民已成屯墾不及十分之三使如吉林省例大興屯政廣設民官則歲入不可數計內可以省司農度支之繁外可以杜鄰敵覬覦之漸固本實邊莫善於此而黑龍江省籍在位者出入
內廷聲氣聯絡輒舉
國制法禁以根本重地旗丁生計爲詞力阻開屯勢若拒敵雖歷年內外臣工愷切上陳不能稍事展拓推原其故則以旣廣民屯必增民官久而改

建行省將旗營等諸內省駐防舉數百年權利拱
手而去非僅區區一城之得失也私慮既深公患
有所不惜古今同之識者所爲撫時而興嘅已

墨爾根城

副都統一員　筆帖式五員　滿漢繙譯筆帖式一
員　委筆帖式十六員　委官九員
協領四員　佐領十六員　防禦四員　驍騎校十
六員　領催六十八員　水師領催委官一員
學官一員
屯官一員　領催一員

倉官一員　記注倉務筆帖式一員

北路站官一員　各站筆帖式十員　領催十一員

按墨爾根城向爲將軍駐所建城設官規制甚備其地傍諾尼江近內興安嶺中俄分江而後爲全省中路要衝就原駐官兵加意整飭足爲黑龍江城後勁也

黑龍江城

副都統一員　筆帖式六員　滿漢繙譯筆帖式一員　蒙古繙譯筆帖式一員　委筆帖式十七員

委官十八員

協領四員　佐領二十六員　防禦八員　驍騎校

二十六員　領催一百四員

水師四品官一員　五品官二員　六品官二員

領催八員

學官一員

屯官一員　領催四員

倉官一員　記注倉務筆帖式二員

按中俄分江為界黑龍江城傍江而治由西徂東

幾及二千里外皆其轄境支河曲港環山抱嶺所

在與俄人相望四顧空闊路少行蹤欲求扼要之

險以憑守禦訛無定所水陸額兵不滿二千其防
護漠河金廠以及養育屯丁師船水手皆在其中
縱使將皆廉恥兵皆節制亦不免跋前疐後之虞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開辦東三省練軍時奏稱
黑龍江將軍遠駐齊齊哈爾控制非便副都統之
任較重蓋亦慨乎其言之矣今副都統兼理中俄
交涉事件夙於例案邊情均少閱歷遇有交涉僅
憑邊界官一言咨達將軍進止而歷任將軍及練
兵大臣亦未嘗一至其境備攬形勢之要新舊練
軍數至萬五千人部庫實餉歲至八十餘萬均在

經制之外

朝廷籌邊大政不爲不至重且周當局者所當深體此義者也

興安城

副都統銜總管一員　公中副管二員　筆帖式四員　委筆帖式六員　委官三十二員

副總管一員　副管四員　佐領十六員　驍騎校十六員　領催六十四員

按興安城創始於將軍文緒公編旗設官事甚悤遽總管由齊齊哈爾滿洲協領內揀補公中副管

由各城揀選通習文藝之員分領左右二司以資
教導實則寄居站房徒擁虛位齊城署亦同虛設
所部五路俄倫春深藏山中不一輕出副總管以
下皆其打牲頭目爲之覊職官俸餉固不足輕重
也興安城橫跨全嶺與黑龍江城分治嶺之南北
實爲墨爾根黑龍江兩城犄角改部落爲御兵以
固邊實而杜敵誘始事者之謀慮甚深然聽其自
生自落漠然一無所與則
國家歲費萬四千金之餉亦何謂哉
黑龍江省向無學額滿蒙漢軍如有應童試者由各旗

該管官出具圖片呈送將軍考試騎射咨送奉天學政收考編爲滿字合字兩號每五六名取進一名同治五年東三省馬隊各軍欠餉報効外加滿蒙額學二名九年吉林專建考棚學政屆期按臨黑龍江省應童試者附之光緒元年設呼蘭理事廳同知始有民童應試亦無取進定額五年始定民童文學四名武學二名設呼蘭學正一員並滿蒙漢軍民籍諸生悉歸管理十一年分設綏化理事廳通判民童學額兩廳分撥取進不復別增其應順天鄉試滿蒙漢軍歸合字號取中民籍歸貝字號取中

按黑龍江省滿蒙漢軍學額無定專以人數多寡爲衡光緒五年以前漢軍進有文生三名滿蒙則皆無之推原其故我
朝廷制東三省以騎射清語爲重出身入仕本不假科第階梯衆之將軍衙門各司號爲律要凡稍通文義者始派行走繼爲委官則由筆帖式以至主事按格循資立可坐致而親故提挈非文卽武憑籍以起均易躋履亨衢因不必日事呫嗶爲此迂遠之途也軍興以來武至將軍都統提督總兵指不勝計而道府以下文員則無一人蓋亦職此

之由欠例報効爲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忠武公多隆阿所奏奉
旨加東三省滿蒙中額一名文武學額十名忠武
公籍隸黑龍江省而學額僅得二名部議亦酌中
處之非偏厚於奉天吉林二省也漢軍應試者一
爲水師一爲官莊均係康熙年間陸續駐防號爲
陳丁新增屯丁則不登旗籍仍歸民籍投考民籍
應試者則皆三城墾戶初由呼蘭同知辦理洎設
學正悉歸學正主之如值鄉試之年例派認識教
官一員亦歸吉林省屬各學教官輪派進京其時

奉天府丞兼學政王公家璧並奏設廩生增生各一員十年一貢部議俟考試五屆後再行核辦光緒十四年將軍恭鏜公以呼蘭綏化兩廳民童應試者各有百五六十名視初設呼蘭廳時增至一倍有餘奏請別設綏化廳民籍文學四名武學二名仍附與綏化廳分額

詔下部議

貢賦

黑龍江省土貢以貂皮爲重肇自天命天聰之年我
朝初征諸部落時而額定歲時名物則不詳其始制今
貂貢外有年貢春貢夏貢鮮貢名目届時例由將軍委
員馳驛進呈

貂貢頭等七十二張二等一百七十三張上三等四
百三張中三等二千五百七張九月進

按黑龍江省諸部歸順之初隨朝納貂略表臣服
之義蓋無年限數目定制自經披甲當差而打牲

部落始有貢貂之制每官每兵一員名納貂一張即布特哈城索倫達呼爾部興安城俄倫春部是也光緒八年興安設城而後將軍文緒公奏定兩城官兵共納貂皮四千二十張今以光緒十三年奏進數目記之減額八百六十七張蓋牲丁奉調出征傷亡多矣索倫達呼爾部初時捕獵最廣呼蘭黑龍江諸城接境產貂之處悉其所取本有虞人名號自中俄分江以後俄倫春徙入興安布特哈不准兼轄貢貂之役劇以爲苦歲嘗於正二月閒派員至奉天吉林兩省收買市貂仍遵舊例於

五月赴將軍衙門呈請選等備貢其貂價則於俸餉內攤扣以故兩城之兵額餉月銀一兩歲支實不及半卽該管官一無侵蝕而生計蕭條不待問矣咸豐以前五月納貂之期各部大會於齊齊哈爾城卓帳荒郊皮張山積商賈趨之如鶩若黑龍江左人煙荒落地處極寒號稱貂藪今則悉歸俄境而江右如內興安嶺一帶山石犖确捕獵稀艱不啻倍蓰而又過之市買一貂非五六金莫可在臣屬輸將之誠固不容以難易貴賤而起倖心然以入伍應役之兵當強鄰多事之際艱苦情僞不

能一一上達
朝廷深仁厚澤何由下沛而曲施乎傳聞所貢之
貂不能上充
御用僅備賞需而驛站往來部府交納處處耗費
仍不能不於本省取之假使易貂為銀以供和買
則上下均無所損特不利於市貂解貢諸使員耳
年貢野猪二口野雞二百隻細鱗魚三十尾鱘魚三
十尾麥麵四十袋火茸二匣箭桿四百根桃皮三千
根上年十一月進
春貢細鱗魚三十尾鱘魚三十尾上年十二月進

夏貢麥麵十袋六月進

鮮貢野猪二口野雞一百隻樹雞四十隻細鱗魚二十尾鱘魚二十尾十月進

按年貢以下各物皆由各城采辦送省將軍視驗封固派員由驛馳進其中麥麵最佳舊傳其種由俄羅斯國來已久火茸即艾納之類傳石取火箭桿桃皮皆以供弓矢之用其餘猪雞之屬數千里奔馳而往蓋亦腐敗不可食矣舊貢尚有海東青一種爲打鷹流人供役歲由將軍選進今無之不知何時奉

旨飭停也諸貢之外恭采辦者有參有珠有長矛桿參山珠池齊齊哈爾呼蘭兩城境皆有之而黑龍江城境爲多嘉慶年間均已奉

旨飭停其長矛桿歲由各城合采樺木二千二百四十五桿今仍之又各城歲辦梅針箭材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六支解京武備院配羽安笴仍發回各城供馬隊例操今亦仍之

黑龍江省初無田賦旗屯官莊按兵丁原額歲交倉糧惟齊齊哈爾呼蘭墨爾根黑龍江四城有之呼蘭民墾既興則有地租按晌納錢亦猶田賦之類

齊齊哈爾承種公田八旗養育兵三百二十名水師水手二十名舊官屯壯丁三百名新官屯壯丁一百十五名每名額糧二十二倉石共額糧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倉石

呼蘭承種公田舊官屯壯丁五百一十名新官屯壯丁一百九十名每名額糧二十二倉石共額糧一萬五千四百倉石

墨爾根承種公田八旗養育兵一百八十名官屯壯丁一百五十名每名額糧二十二倉石共額糧七千二百六十倉石

黑龍江承種公田八旗養育兵二百七十名水師水手十五名官屯壯丁四百名每名額糧二十二倉石共額糧一萬五千七十石

以上四城官莊共百六十六所官牛一千六百六十五隻定例收成六分以上額糧滿交一分至三分額糧全蠲仍分別接濟三分以外額糧全蠲亦不接濟四分以外額糧蠲十分之四均於夏季查明分數咨部立案應接濟者大口月糧二倉斗月銀三錢小口減半或八個月或九個月分起遞給底餉坐扣將軍嘗於冬季奏明銀由

盛京戶部借撥起解糧由各城倉存勻放布特哈城
及南北各站向無公田者亦均分別接濟計光緒二
年三年四年五年七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各城均
請接濟每年銀多至八九萬兩少亦至三四萬兩倉
糧在外五年以前陸續奏請豁免抵扣奉
旨允准
按黑龍江省旗屯之設始於康熙二十五年
詔令出征羅剎官兵同漢軍披甲在墨爾根黑龍
江等處貲為駐防雍正十三年續移奉天開戶旗
丁於呼蘭設屯乾隆十年郎中富明安條奏黑龍

江等處兵丁生齒日繁請照呼蘭設屯之例再加推廣四城之設旗屯大率皆在乾隆中葉以前其屯地初以黑龍江為腴後以呼蘭為腴墨爾根齊齊哈爾則皆次焉所播穀種無稻餘皆有之而以穈及高粱為多且佳穈色黃粒細卽小米之類高粱色白粒巨充飢尤足土人常餐恃此兩種其各屯交糧則惟以穈為主收分旣定由各屯官按丁催納就各城官倉車運交數各倉官監司其事遇有撥用各城副都統咨商將軍核行歲終報部嘗為定例邊地興屯古今第一大政富强之效歷有

明徵當黑龍江省初定

廟謨注意於此至深且遠繼世因之遂有倉屯之設說者以為屯利如此使移京旗丁戶逐漸興辦實妥內攘外之道何以嘉慶道光朙名公卿郎建此議迄不能行則因有說蓋四城之有屯丁由盛京吉林省移徙時風氣樸厚習勞耐苦不以耕鑿為艱百餘年來世服其業不特有資公用亦且取資私畜較之索倫諸部落游獵采捕轉為利多害少至各城兵丁坐食俸餉類成游惰差操一切均等具文又自練軍疊起俸餉加優一飽之外更

無奢望終日城市之閒游行自如孰肯從事隴畝受手足胼胝之苦卽使刑驅勢迫斷無成效可期況如京旗之生習繁華養成驕逸者乎光緒初年閑辦呼蘭民墾特招上腴晌地以備京旗移墾續經京旗撥發十三戸到屯在京有行裝資給在路有驛站供支在屯有廬舍井竈在地有牛力耔種籌備於半年以前費金至數千以上曾未一紀幷妻子相率而逃莫可蹤跡僅餘三戸在屯泣求將軍咨回京旗如邀赦政部議未准亦終必亡而已詳考設屯初意重在固本實邊交糧一事不同內

省錢漕即如光緒一十三年之中鋼至八年其五年之中所交糧數不及三十萬石而接濟銀款已至三十餘萬積存之糧尙在其外雖有扣抵底餉之奏終歸遊
恩豁免
朝廷之於根本重地優厚無極萬年足食其報無如吏治人心利弊日甚當其查報分數將軍派員會同倉屯站官以有作無以少報多已不能免及至分散銀兩銀庫戸司上下其手各該管官從而侵蝕其眞得接濟實惠十不及五上損於

國下損於民獨利歸於中飽罔不獨黑龍江省爲然矣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三城額糧略同而呼蘭最少乾隆十年御史台柱奏請將呼蘭官屯糧石歲撥一萬運存各城以備緩急其後續有增減轉運至今

呼蘭城八界賦地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七晌六釐由副都統派員經徵

呼蘭廳城七段賦地二十二萬四千二十五晌三畝六分六釐五毫七絲由同知經徵副都統督催

綏化廳城五段賦地二十萬七千五百九晌二畝八

分五釐五毫七絲由通判經徵副都統督催

北團林子武營代墾京旗賦地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晌由委協領佐領經徵副都統督收

以上三城四區賦地七十八萬晌有零每晌納大租京錢六百文支抵俸餉悉歸奏銷以光緒十三年計之大租共徵京錢四十六萬餘串內以二串五百作銀一兩奏定有案

按黑龍江省全境均屬官地部落游獵分界而外山河原野歷經封禁有制歲嘗特派官兵巡查以防奸民侵盜漁利並由將軍年終咨部查考咸豐

以後直隸山東游民出關謀生者日以眾多而呼蘭官屯各莊時加開闢利其工勤值賤收為貨傭浸假而私售以地歲課其租該管官若有伺察略予規利亦遂不加詰禁又其地脈厚土腴得支河長流足資灌溉歲收所入較內省事半功倍聞風景附益至蟻聚蜂屯勢難禁遏咸豐十年將軍特普欽公乃奏仿吉林省章程於今呼蘭所屬蒙古爾山等處閒地百餘萬晌招民開墾所謂三城四區賦地是也其武營賦地則留備京旗丁戶移墾先招民戶代之亦同民例招墾之初每晌納京錢

一千子以憑照謂之押荒升科之期以地則爲準或三年五年不等再納大租其未及升科之年每晌歲納京錢六十謂之小租以供善後公用殆至界段分定陸續設立廳營而陳熟新熟實已各居其半當時內省軍興部庫支絀各城俸餉十不及一押荒之費積金二十餘萬賴以周轉升科而後則歲納大租亦合金十五六萬以抵俸餉原額幾減司農度支之半是則民墾之興不特於旗丁生計無礙而實大有造於旗丁非淺鮮矣蒙古爾山之外則有通肯河左右閒地號稱上則在呼蘭綏

化雨廳開計有二百萬晌近十年來議撥蒙古爾山舊例請予招墾中外章上輒寢不報光緒十三年將軍恭鏜公蒞任後銳意籌邊復以墾政愷切上陳其言曰伏查黑龍江省邊漠之區初無民墾咸豐七年將軍奕山查勘呼蘭所屬蒙古爾山等處荒地一百二十萬晌以試墾唯恐夷人慕羶潛越不能預操把握奏請封禁十年閒將軍特普欽因俸餉不繼防禁維艱奏請招民試墾藉裕度支兼杜窺伺奉

旨允准在案此爲呼蘭民墾開辦之始同治七年

已放毛荒二十餘萬晌將軍德英以新荒續領未
甚踴躍擬請暫行停放自後屢放屢停疊經御史
英俊光熙內閣學士尚賢條奏開墾俱經歷任將
軍定安文緒等籌議仍照舊例將通肯荒地封禁
亦在案臣竊念黑龍江省精華全在呼蘭一隅地
氣和煖土脈膏腴爲關外所豔稱詳其所以封禁
之故約有五端論地脈則恐礙參山珠河論牧廠
則恐妨旗丁生計而且墾戶雜則盜賊潛入攪頭
出則販賣架空兼之奸民易滋不免異族暗結臣
嘗反復推求知其中情事萬無一足慮者卷查呼

蘭參山自乾隆五十四年試采一次稍見參苗旋即停采布雅凉羅等珠河自嘉慶二十二年試采一次亦未得珠貝見將軍奕山前奏況稼穡之與珠寶孰輕孰重

聖明自有權衡不待豫計今通肯地段界居莾鼐布特哈墨爾根呼蘭北團林子之間縱橫核計約在百萬晌外較之吉林省所開伊通地面廣狹大有不同計將應開地畝之內酌留圍場牧地寬然有餘就使生齒日繁亦不至有窒礙若慮民攬轉售應倣照吉林省章減去攬頭名目每民只准放

五晌至十晌為止不患不均至於盜賊有無則視乎牧令勤惰將士勇怯不在荒地墾與不墾此又理勢自然毋待詳審者也且吉林興凱湖等處號稱沃區徒以土曠人稀竟為他人所有若使早自經營屯堡相望在彼縱欲妄求在我亦斷不輕棄歷代備邊以屯田為上策者職此之由即如雙城堡伯都訥等處經將軍松筠富俊條奏開墾當時或議其難至今悉蒙大利奉天東邊試辦開墾將軍崇實亦力排眾論而定不二十年鴨綠江鳳凰城之間遂成沃壤此又近今之明效大驗也臣前

在京都考尋東三省根本大計無過興屯滋任之始於瀝陳本省積困情形摺內聲明地曠而利不能興微見其端續准部咨亦有開放荒地聽察時勢興辦等語茲更博訪周諮並參考乾隆以來大臣梁詩正舒赫德福明等條奏開墾之舉實為黑龍江省第一美利敢敬為我聖主備細陳之黑龍江省舊餉三十七萬呼蘭地賦所入已抵至十有餘萬加以攤充部撥可節此利國帑者一也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等城皆恃

呼蘭糧運接濟收穫愈眾積畜愈多此利民食者二也盜賊之熾皆由守望之稀若於放荒時酌定村戶修築堡寨嚴訂保甲之法藏奸無所此利保衛者三也關內外失業游民所在麕集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富者安業貧者傭工各治其生庶免流徙此利輯綏者四也押租繳價或依舊章或仿吉林新例參酌而取以資辦公此利經費者五也開墾既熟以次升科查照奉天章程酌定畝銀額數足濟俸餉此利徵收者六也呼蘭糧產除接濟本省尚行東南各境加以地闢年豐轉輸益眾此利

商賈者七也斗秤燒鍋稅捐諸資補益積穀日盈稅捐自有起色此利籌稅者八也通肯四境與齊齊哈爾布特哈墨爾根諸城相聯戶口漸增人煙日盛貧瘠荒區可成殷富大鎮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恆業地無曠土內資足國外患不生此利邊備者十也惟是十利之說人所共見共知而臣猶切念封禁五端內旗人生計一條關繫尤重尚須詳查當派協領常明等前赴通肯周加履勘報稱通肯擬開荒場南北長約一百五十餘里東西寬約九十餘里距北團林子五十餘里呼蘭巴彥蘇

蘇各二百餘里且爾呼蘭河一水於旗人向有牧
廠毫無關礙即將來墾成立堡應留牧廠餘地亦
自寬博等情並繪圖貼說前來臣恭領邊符月覩
艱窘情形媿無補濟關墾一事關於黑龍江省兵
民要計至深且遠不敢拘守成案坐失事機倘蒙
聖慈垂察准予開禁試辦臣當妥議條規愼擇才
賢期於有利無弊以仰副
國家裕邊足民之至意云云嗣奉
諭旨著仍永遠封禁竊意
列聖立法之初此疆彼界嚴設科條謀慮深遠然

二百餘年以來中外赤子固無輕重畸覩之分呼蘭全境墾民業已安如土著近而三城四區戶口之盛數倍旗丁遠而吉林各屬屯墾之區亦且所在相望使於旗丁生計有礙則歷任將軍出自世僕何至倡議即硃勝建千年未興之舉蓋籌邊大政非財莫辦非人莫興自古及今未有舍此而他求者也方今南北兩洋防務日滋財源日絀持國計者苟增一分搜括之方即貽一分閭閻之害仰屋以思誠不知所以善後若各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沛然而見有餘庶不至有損內益外之咎

黑龍江省雖處荒邊論及地利視內省殆爲過之大端則礦務墾政是已礦利最鉅然非旦夕可期又兼集本必厚未易經營墾務則劑出一令募人兼金不待指派迫呼業已輸將恐後況乎壤鄰俄處覬覦多端彼見吾民氣日壯邊堡日增亦且少有畏忌浸息陰謀積之歲月則我之倉廩既充兵餉益裕而干城腹心之士亦得因富而强戰守皆有可恃雖在一隅全局因可深固而不搖矣議者輒舉

祖宗法禁旗丁生計爲詞以相煽惑致使

朝廷耳目幾爲之淆邊疆不振未始不由此此爲之兆也當恭鏜公入奏時奉天吉林兩省挾資而來者麕聚齊齊哈爾呼蘭兩城百萬之晌始可立放其時漠河金廠方議開辦苦無籌資私計放晌押荒五十萬金可以立致撥寢之後奏辦金廠事宜道員李金鏞言次慨痛惜之邊地之晌猶內省之畝縱橫以計視內省一畝四倍而强云

黑龍江省旗丁三年編審一次造冊咨部悉如京旗定制近年民墾既興呼蘭三城設有民官民學於是漢民亦有戶口冊籍而商販傭工寄居各城久暫多寡不等

亦惟齊齊哈爾呼蘭兩城爲多概不入籍具冊今以光緒十三年旗戶民戶計列於左

齊齊哈爾旗戶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三口十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九

呼倫貝爾旗戶三千九百三十口三萬一千三百五十八

布特哈旗戶四千八百八十八口二萬四千四百八十八

呼蘭旗戶四千一十五口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呼蘭廳旗戶九百七十二口六千四百二十五綏化廳旗

戶四百六十八口三千七百九十三

墨爾根旗戶一千九百五十二口九千三百五十四

黑龍江旗戶四千三百二十六口二萬九千二十九

興安旗戶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五百四十

呼爾八界民戶一萬五百九

呼蘭廳七段民戶一萬五百五十

綏化廳五段民戶九千五百七十

北團林子武營代墾京旗賦地民戶三百

按黑龍江省全境中俄分江而後縱橫計之各有二千餘里凡旗戶生息休養二百餘年僅及四萬

丁口亦僅及二十五萬散處山叢市集之間地闊人稀已可概見而呼蘭三城興屯之後不滿二紀民戸已及三萬其不入冊籍聯類聚居以及游手謀生更不可以指計若使一律收輯不待數十年後始成富強且內省生齒日繁艱食無路資以荒寒之區收其生聚之力在

國家不費一錢而得久安長治之助何憚而不出此議者又謂招徠日廣盜賊滋多近十數年馬賊橫行四境悉出沒於呼蘭三城之間其淵源則由興墾尤為目睫之論

盛京領設十七邊門以限內外禁令綦嚴而自乾隆中葉游民挈家闖出者已不能驅之復入今則但收車馬來往之費不問民旗出入之由非一日矣不招而自來羣聚而無定舍盜賊又將奚歸[illegible]江左俄境荒落殊甚俄都遠距二萬餘里其駐邊將帥經營部署東由吉林省屬近之海參葳雙城子嚴杵河摩闊葳以西達黑龍江省屬近之海蘭泡雅克薩尼布楚各城凡設屯站二百四十餘所聲勢極爲聯絡其閒領兵不足則嘗招客戶屯墾兼屯民兵輔之以故混同江興凱湖圖們江左右

諸部落向稱歸化者率改隸俄籍爲多然性近顓愚僅供奔走非若內省游民間有一二桀出則其濟惡之材比也今黑龍江城與俄之海蘭泡城僅隔一江號通商口岸行李往來別無譏禁奸民從而歸者亦既實繁有徒迫而驅之其患可勝言哉

黑龍江省稅課向惟牲畜牛馬爲大雜貨次之自呼蘭建設民官以後燒鍋網場各稅因之以起而洋藥斗秤兩稅近年試辦尤爲大宗今以光緒十三年分報部計冊列左

齊齊哈爾牲畜牛馬稅京錢二千串雜貨稅京錢二

千八百串當商稅京錢二百串官房稅京錢二百九十串
呼倫貝爾牲畜牛馬稅銀二千三百兩四錢八分四釐
呼蘭三城燒鍋二十九所稅銀一萬三千八百兩網場十一所稅銀二百二十兩牲畜牛馬稅京錢三千二百串雜貨稅京錢二千七百三十六串當商稅京錢二百二十五串
墨爾根牲畜牛馬稅京錢一千五百六十四串
黑龍江牲畜牛馬稅京錢一千八百串

以上各城稅課養爲定額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二兩四錢八分四釐京錢一萬四千六百十五串由將軍副都統同知通判遴派員役各行徵收抵充俸餉京錢以二串五百作銀一兩悉如地賦之例

按黑龍江省牲畜孳息以牛爲盛部落中恃以爲糧謂之菜牛十年以前斤肉不過廿錢嗣俄人廣加收買以機器碾磨成粉備行軍口食堆積盈倉傳聞人得一勺歷日不飢各城牛販以此日多輒贏大利而黑龍江城稅每年約得盈餘萬串遂爲諸城之冠其他牲畜則惟馬羊而騾驢之屬皆不

常見雜貨運出外者油酒皮張爲鉅要不及吉林省各屬美備運入內者銷路通仄亦不及奉天省各屬暢滿兼之平漠坦途徑路四通私走賣放習爲故常勢不能如內省之扼要立卡以資查驗然各城俸餉甚薄稅課盈餘亦頗足助辦公邊荒之區徵求過密則商賈從而裹足疏節闊目公私兩稗道固爾已與安茂興兩路陸續增設稅課遇有牲畜往來如無齊齊哈爾黑龍江兩城稅票一律補徵均有奏案綜計歲入不過京錢百串未具報冊附呼蘭黑龍江兩城木植極富其圍徑五六尺

者皆屬習見歷古封禁之山未經開采頗有盜伐漁利者遇官兵查巡輒致賂遺而去若倣照奉天東邊道章程弛禁徵課亦裕財之一端也

呼蘭黑龍江兩城洋藥稅銀二萬五千五百十三兩三錢六分

呼蘭三城斗秤正稅銀三千六百十兩斗秤正課京錢六萬五千九百九十八串

按洋藥徵稅㮚始光緒十一年將軍文緒公奏於呼蘭黑龍江兩城設局辦理以供漠河金廠防兵及增設卡倫加餉運糧之需每洋藥一封重五十

兩徵銀四錢四分四錢作爲正稅二分作爲火耗
二分作爲局費開辦之初不及萬金至將軍恭鏜
公莅任奏請奉天補用道陳寶善督理局事徵至
兩倍有餘而枵費亦照舊加倍黑龍江城所產本
微呼蘭三城幾居徵課十分之七蓋呼蘭銀錢來
源多在吉林存積甚少賦地租錢歲至四十餘萬
以糧易錢交納甚苦於是悉以紙票充抵謂之帖
子文武官弁因緣爲利如市價三串一兩加收至
六百七百八百不等納者稍違迫以現錢交數雖
吞聲飲泣勢不敢不俯首聽命其後廣種罌粟以

資彌補獲利既贏抵價亦便竈戸得少蘇息而貽害於各城官兵濟滋暗長而不及覺矣其奉天販運爲生者往來蒙古草地不過一月木息可至五分徵稅之匪職以此故員弁得稅局差遣奪相賀焉斗秤稅科之興與洋藥略相先後惟呼蘭三城有之亦由將軍文緒公奏准辦理以供新設綏化理事廳經制歲銷之需凡市行舊用斗秤輕重不齊由官定製烙印頒發每斗一面秤一桿歲納稅銀五兩三年一更其市上收買糧食每石納課京錢六十文餘貨按本價京錢十千納課京錢一百

文按日赴繳一切章程悉依奉天吉林兩省舊例設局分辦統歸省城總局督理副將軍恭鏜公併歸洋藥稅局亦較舊徵增至一倍云

黑龍江省礦務肇於光緒十年成於光緒十四年其地在江右漠河與額爾古訥河相近對岸俄境即雅克薩故城漠河一名墨河源出內興安嶺北流入江距齊齊哈爾黑龍江兩城各千六百餘里其上下左右金坑甚多惟漠河以中俄盜采著名今奏派吉林候補道李金鏞設總局於此辦理黑龍江省礦務由黑龍江將軍會同北洋大臣督治其事

按中俄分江而後大黑河屯爲通商口岸俄商則以金砂爲大宗中商則以柴牛爲大宗往來交易獲利均鉅初不知金砂出何礦也近十年來泰西諸國率用金磅金價因之日昂採覓金苗者無地不搜俄人習於礦務在黑龍江左岸開采有年因勾結華民越江盜采如漠河以東阿爾羣河奇乾河等處縱橫二三百里輒有坑穴亦不知起自何時矣舊例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三城各派協領至額爾古訥河一帶巡江以防俄人越界分江之後等諸具文並協領等官亦不親往於是俄人

益無忌憚至光緒十年俄人在漠河山內招集中俄四千餘人大事工作造屋七百餘間立窑五百餘所風聲四播遠邇悉聞將軍文緒公乃奏參黑龍江副都統以下官各予處分一面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俄國駐京公使轉飭海蘭泡城固畢爾那托爾將漠河俄人勒限收回以符界約一而籌派兵勇分道前往漠河將漠河華民概行驅逐以申禁令展轉數月事始粗定乃復奏善後事宜其略曰咸豐十年中俄重定界約以來將踰二紀黑龍江地方無所容其侵佔者實以大江界限

昭著遇事可以理辯爲曲直之定衡自盜采漠河
金坑俄官佯爲不知暗予主持揆厥情形未嘗不
圖越過大江乘時附勢以爲得寸進尺之計其智
甚深其謀更狡若不嚴予防範不特黑龍江藩籬
浸撤抑
盛京吉林亦恐無以自安而漠河一帶深山荒阻
四無居人遠距各城均在一二千里此次懸軍深
入轉運極艱面面俄屯終恐利念不息一逐之後
再圖越犯既不能遵約立辦驕首示警即按名擒
送俄官亦且任意釋放主客勞逸之勢重困於中

自非常駐重兵轉運不匱斷難杜其窺伺應請歲派練兵四百名作爲漠河防軍歸協領一員統領黑龍江副都統節制其練兵由齊齊哈爾布特哈墨爾根黑龍江四城酌調歲以二月十五日更番代戍每兵月加餉銀一兩別設轉運局於大黑河屯籌辦糧食鹽菜以資供給均由洋藥稅銀項下核實支銷云云

詔均如所請行而大黑河屯西至呼倫貝爾轄境增改新舊卡倫二十餘處派總管官一員會同統領稽查一應事宜部署粗有緒矣先是出使英俄

大臣曾公紀澤咨稱俄人薩比錫欲在中國黑龍江之粗魯圖海卡內約租地段設立公司開采金石各礦遞有說帖應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法阻止其說帖曰在中俄邊界正對粗魯圖海界卡有中國境地一所計自阿爾坤河起及一帶之港汊溯谷至阿爾巴西嘎河口至黑龍江會處為止現有俄人公司欲在該地開采金石等礦本公司不在地方安集居民亦不建造房屋將來租約期滿仍將地段所建一切工程俱讓還中國毋須償價如飭令平毀亦無不可查該地方俱係曠土毫

無居民亦無賦稅中國如允所請將來徵收租價
可成鉅款並可爲國家的確進項中國酌定章程
飭令輸納但事屬試行租期至少以十年爲期公
司如於期內確守定章期滿仍可照舊接租云云
已而出使英俄大臣劉公瑞芬又咨稱俄國官紳
有思集股采取粗魯圖海卡界金廠之議中國若
不先事籌辦始而租賃繼而圖佔皆在意計之中
貽害甚鉅云云時値將軍恭鏜公蒞任請
訓之際奉
諭旨以開辦漠河礦務爲首於是道出天津會商

北洋大臣李公鴻章奏調李金鏞由吉林先往漠河履勘大概情形十四年十月始行開局考俄人薩比湯說帖所稱粗格爾海卡界即額爾古訥河東至漠河之境阿爾坤河疑即鄂爾多昆河與漠河對岸相直阿爾巴西嘎河曰黑龍江會處似即今諾尼松花二江會黑龍江之黑河曰其規取右岸東西各境以爲礦地舉凡內興安嶺陰之一帶山河包括無遺謀慮亦狡矣哉然自中西通商以來開礦之舉歲不絕書能收效獲利者十不及一覩人廣坐之間議及開礦大率掩耳而走漠河開

局實賴北洋大臣主持籌銀十一萬兩黑龍江省亦籌銀三萬兩以資經始擴而充之殆非旦夕之所可期而沿江礦地幾及三千餘里之遙次第開采固不患無利之可圖也東三省金礦之興始自吉林同治光緒之間見於奏報者即有金廠名目蓋深山大澤緜延數千百里其氣磅礴鬱積亙古而未一洩參珠五金隨地而出實天壤自然之利以濟國用民生之窮禁網未開奸民之雄冒死殉財往往以徒手而致巨富雖封禁緝捕嚴立科條亦不過爲庸劣將弁樹一陋規而已今漠河金礦

出自

中旨飭內省招商集股較爲固實然慮有難焉者

礦地所在與俄境僅隔一江自齊齊哈爾轉運百

物以至黑龍江城而後水舟陸車悉資於俄計程

一千六百餘里賃租價値已屬不貲設及利旺之

時不免意外要索滋起衅端周旋於平時懾服於

先事旣賴專精洋務之材尤必有良將勁兵鎭撫

其地庶足內戢羣聚之游手外杜强鄰之生心且

百物資於他城糧石尤爲大宗運糧一石費至四

石以外礦苗若旺工食尤多一有不濟立致內譁

勢非就地開屯不足以維永久而自漠河以達黑龍江城沿江右岸終古未闢無復人行足蹤地氣荒寒卽屯種收分亦難預計非如呼蘭三城一紙開招萬衆立至當履勘情形時原有開道一議由布特哈墨爾根城兩境之中鑿山而進以抵漠河較北轉孔道至黑龍江城而西徑至千五百里顧非積衆三千期以二年未易開達蓊叢山幽澗阻以窩集卽貽湯別無蹊徑可尋大木環蔽天日號稱樹海力伐亦無出路兼係諸部落采捕游獵之場烈而焚之勢多窒礙其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據

以入奏奉

旨飭撥齊字營練軍二三千人從事開道而練兵不嫻工作大臣將軍議寢不行考泰西各國首重礦政設立公司君民共之開辦之初實亦利害參半積以歲月始專其利其要在積本之厚任人之篤新舊金山合中外之力成富强之功固非一蹴而倖致者漠河礦務以十四萬金之本臨三千餘里之地精神運量誠不見其有餘當事者其毋以欲速見小爲心庶乎可已礦務章程經北洋大臣

奏奉

諭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覆施行世多有
之今不具